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水心集卷十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范逢恩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王璸

謄錄監生臣藍袁璐

水心集卷十三

宋 葉適 撰

墓誌銘

陳少南墓誌銘

少南以譴死葬不及銘後三十年當淳熙五年三月己酉改葬於舊墓南百步先人之側其子六齡始次叙本末請銘於余少南姓陳氏諱鵬飛少南其字也自為布

衣以經術文辭名當世教學諸生數百人其於經不為章句新說至君父人倫世變風俗之際必反復詳至而趨於深厚今世所刋曰詩書傳者是也其晚而始得仕用之未及而斥逐以死既死不泯滅而南方學者尤思之至今稱焉猶曰少南故因而不改所以記也少南溫州永嘉人也曾祖某祖戩父公謨少南舉進士再為第一中紹興十二年甲科授左迪功郎明州鄞縣主簿移浙西安撫司屬官名對為博士太學以視學恩改承奉

郎說書崇政殿除尚書禮部員外郎兼資善堂贊讀復兼說書初建太學承中原喪亂士未知所向司業高閌始更造學法及少南以文字起多所接納而江左俊秀李冲詹左張相范端臣林光朝等應其選縣是紹興之文見矣上知其名儒敬待之經筵論周平王歸魯仲子之賵上忽問母以子貴何也講讀官變色蹴踖不敢對少南從容開析其所以然既而曰舜禹皆聖人興於賤微其父母待之而後顯所以貴也若失道與民以憂其

父母則非所以為貴此孔氏所以戒也上為欣然聽納初秦丞相子熺學於少南丞相既重少南且以熺故遂驟引用以博士為講官其爲禮部郎也熺爲其侍郎少南謂熺子弟未習事所下文案多不應法批其後還之每見丞相言荆襄可為都以控接北方今置郊祀壇都驛亭勞費甚矣是不動吳越而忘讎恥以自佚也及上前講解多引尊君卑臣之義崇抑予奪有所開諷自是丞相見少南禮甚恭意寖不悅而熺尤不平遂以御史

疏罷歸明年主管崇道觀上將復名有自南還者執政
問少南何為時適彗見則對曰覩妖星聚飲為樂耳繇
是除名居於惠州福建盜起少南徒步循江南踰嶺數
千里而至妻子不能從紹興十八年少南居四年矣得
瘴疾卒年五十會有鄉人經畧廣東得以喪歸葬於歐
浦之原娶王氏子一人六齡也二女適周季顒徐貫之
孫男二人曰載曰古有管見集十卷羅浮集二卷少南
性簡重言動有準自幼而孤以專志勤苦成其名於聲

利樂欲無所動其學為通博而多識治亂在人主左右
諫議箴切皆合大體上亦自欲用之而不幸有所牽制
一不屈節即坐貶死及泰丞相甍諸常所排擯隨小大
收用無遺而少南獨以先卒無為言者乾道中時宰欲
上其事庶幾天子慨然追録其後卒不果嗚呼少南之
所立不少概見而至此也宰相必用士士必修潔博習
以待用治世之常理也而其進退離合若此何也故士
有卓然著見而不汙其所為者矣其遂可以為賢耶其

亦有幸不幸耶銘曰

古時會通俊良集左皐右夔助引汲忽非其逢迺牽挽入自行志義以維縶吁嗟少南兮命胡弗長放彼南服兮奄淪亡永終一世兮改厥藏後如有考兮視銘章

葉君墓誌銘

君諱梓字元材池州貴池人父㸔有兄早死聚諸子自育之君以為食將不足始治吴唐田地未久貲過其舊矣君令家不得妄費衣食不得自有衣食受一錢以上

必均有餘頒親友之歲賑貧餓衣食之外不得無業儒者力田各擇所任授之奴客趨事尺寸程約率勞以身不為過嚴上下相勸行不敢惰廢其後家法成熟賓順雍睦弟楠森同時為鄉貢進士而楠及進士第他子弟課攏畝省廩窖性行質實無異好惡門内如一人君既以力佐其父稱善人長者葉氏繇此為大家里中無不敬向而君之賢譽滿於池及傍宣歙太平三州皆能記其事益知武康縣程九萬狀太常丞徐誼書與君之子

之實言於余者如此余聞聖賢言一身一家至天下皆有為之之道然自古窮極富貴執世所甚重之權其當施之事多繆亂而失其所以措之至徒喪敗銷鑠而不足紀彼不知為之之道故也君匹夫奮田間能使方千里內以其家顯是知為家之道矣不可以無述也君讀書通古今以倫類治家使之服善而成材與致草木蟲鳥為瑞物者異矣曾祖亶祖茂君卒於淳熙九年七月某日得年五十七十一月某日葬於吳唐娶汪氏祔焉

三子之實為長亦為貢士之守之安銘曰

治生於吳唐歸死於吳唐不媿此土昭厥芳

墓林處士誌銘

墓林處士者永嘉何傅字商霖者也死年五十七所居墓林巷城中最深僻處也前二歲余數過焉草木稀疎而不蔽敗屋纔三間悉用故唐書黏之處士潤澤詳整如大人也對客為清遠之言其言以有財為累而以貧賤為得以即死為可足而無憾其憂諸子曰恐不能如

我無過其釜甑常空而意氣悠然未嘗以微慼人人亦忘其為貧也嘗一日大雪道無行人處士與同巷朱伯魚問余遂登郭公山富覽亭之故基以望江北雪驟甚不已兩袂皆積余不能忍寒飲酒而下處士獨傍城隅度橫彴徬徨折葦之間昏夜乃歸以余所知於處士能不以非義干其慮而有凍餓自守之樂斯亦士之極致也豈可謂之非賢者歟處士自少攻為詩竟以成名殆其死也猶課其章未繕而卒男女七人其長者未冠也

其幼者尚抱也死之日其友翁忱既襚歛之又率嘗往來者盡有賻焉始克葬於西山崇明寺旁銘曰

古人有言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厚薄不齊非聖莫司惟其不悲以刻於斯

孟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仲氏揚州人曾祖廸功郎彦明祖贈正奉大夫將之父曰并字彌性左朝請大夫淮東安撫司參議官有俊名紹興中夫人之夫名嵩朝奉郎直祕閣浙西安

撫司參議官實少師信安郡王忠厚之次子也以才稱其仕不究於年而夫人既寡後七年年五十有二以淳熙甲辰二月癸未卒七月丁酉合葬於常州無錫縣富安鄉許峴山五子曰夔宣義郎監秀州華亭縣市舶務曰曾皆已亡曰猷宣義郎新監臨安府樓店務曰導承奉郎新監秀州羅納倉曰翔將仕郎兩孫曰升曰桂孫一女最長適奉議郎通判筠州李大理夫人諱靈湛六歲誦周召南詩通其意識度過人信安王以恭儉律家

夫人尤勤苦敬順事夫訓子率用寒素精義擇語類先生長者之法言當家事精審有斷近智士丈夫所為也嘗見佛者宗杲重其明悟使從其徒曰無着道人妙揔揔亦以其所知許之末三十即齋居蔬食除割世欲晝課經梵夜習禪觀指月出之光自喻其性以為亘古今不能虧也將死子婦等前問細碎盡酬荅申衍契入照了幻妄嬉笑如常日亦異於人矣自詩書古文其録賢婦烈女莫不備閨閫之義嚴死生之際其後世教微闕

雖賢公卿大夫皆寄性命於禪佛及力不能守其說則
荒惰戀結禪佛者亦笑之況婦人女子而能堅勇精進
絶欲輕死宜其以為奇異希有高世不倫之行矣若夫
人是也使其負如此之性質出於非禪佛之世而以夫
専潔從一之操與詩書古文之稱參其賢行豈有高下
之差乎余與猷導游嘉夫人之義而歎其不遇故序而
銘之銘曰
彼欲伊昬彼利伊塵卻滅不存以性為親剛者能之偉

歟夫人昔之稱賢以法成身佩服孔倫圖史是陳世異教差稽德則均許峴之山水淵木困終也可湮銘此不泯

淳熙丙午正月朔龍泉葉某撰

宣教郎通判平江府姚君墓誌銘

余友四明姚君洪卿淳熙十年十一月十三日終於蘇州官舍余哭送其柩出盤門十二月十二日葬鄞縣陽堂鄉延壽寺山孤善長以狀來請銘於是善長七歲而洪卿之死涉四年矣洪卿諱潁曾祖阜左迪功郎祖孚

左奉議郎父孝全以承事郎致仕洪卿淳熙五年策進士第一授簽書寧國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召為祕書省校書郎出添差通判平江府遂卒年三十四洪卿冲澹謹重特有雅量賜第時余與之同謝又同期集事甚久余察洪卿不以喜累志也洪卿之學勤苦兼洽其文精俊詳實然退藏抑損常願出人後既得盛名尤務審緩不急暴所長所歷之官皆人立欲以其材能自振迅者而洪卿摧歛鋒鋭若不敢有所為其有所為惟恐人以

為能也益余復與之同官於吳而見其志益明業益習論天下事無不盡而最惓惓於當世所謂善人君子余然後竊歎國家以科目求士其偶然得之而前輩巨人皆繇此出而洪卿器端識遠益進而未已是其得人矣士之一身與其父母兄弟妻子皆繫命於舉選之得失何也以其榮悴異焉故得者莫不自以為天與之而又自以為一與者不復奪也今天與洪卿之榮如此而又奪之之峻如此且併其父母兄弟妻子之望皆失之何

耶豈天固愛之而固忍之耶是殆有不可得曉者也士之飭身厲行不顯於其時則傳於後而已洪卿既首進士為館職矣徒以得年之夭故不大見然猶當文有次官有業行有述而善長皆不能言也豈天之暫顯之而終蔽之耶是又特難曉也嗚呼此余所以記其所知之大意而不使洪卿之遂無傳也洪卿二男曰善長曰某一女曰某夫人王氏今丞相冀國公之子也銘曰

不以既與為適不以復奪為窮衆人之榮如埃隨風有

孚其躬長短必終昭哉洪卿妥矣幽宫

將仕郎嵇君墓記

君諱居易字倏之家應天府宋城渡江為上虞人高祖翰林學士頴拒不獻張堯封文者也曾祖景中將作監主簿祖立贈中奉大夫考諱琬朝請郎知袁州君用袁州恩補將仕郎銓試入等未及進官以淳熙十二年二月十七日卒明年八月二十三日從袁州墓右始寧鄉宋家嶴祔馬夫人趙氏余婦之異姓姑也故來求銘余

未嘗知君而視君之狀曰事親純孝處已儉約有乃父風無子弟氣習喪袁州也毀甚骨立因得風疾以死而已其辭方其事逸其美畧使余無所依以為述也辭之五六反夫人重介其僕謂余婦曰宣教平生辛苦既無官爵且減年壽一家之恨無復愬矣而葬無埋銘吾他日何以見吾夫於地下汝善請之吾弗得弗止也其詞甚悲環聽者皆悲有淚下者余於是重夫人之欲以文字託其夫也其家庭之傳夫婦之道必有可見者然媿

夫終無所依以為述不能伸夫人所以託其夫之意葢
君之子曰枏曰樗一女尚幼姑記以遺之使待夫枏若
樗者長而能考君之行以告將續書矣宣教郎行太學
正葉某記

杜君墓誌銘

台州黄巖有善士曰杜君諱椿字大年學以厚其質不
為浮華枝葉之言其行推己以恕人無矯厲蔪絶之事
其處家居鄉自以為我士也凡為善與義而至於侵越

其所守以涉於售譽取名之嫌者皆抑而不敢行故常足其分而已然其久而人自化服益其質之不可掩也試於禮部不中當特奏名因謝不出年七十四而死鄉人歎惜之淳熙十五年八月甲申君卒滿三月二子燡知仁即葬君於善化鄉親仁里之樊川而致其壻林鄮之述來請銘燡為鄉貢進士鄮余友也為承議郎通判筠州余觀夫世人役於時之好惡而終其身求以狥外之繩墨為不足以卒喪其所立者多矣如君之安於一

丘而能自信獨樂耆老不倦以盡其死是可賢也故稍采其平生之大意而銘之君曾祖明祖誼父舜卿夫人商氏徐氏銘曰

君嘗榜其居之堂曰遺安義取龐公豫名其兆以妝之樊川而自號樊翁死命其子歛用深衣葬用三月曰惟禮之從稼不使枯兮廩則不豐游於樊兮合族宗君最老而命歌兮和者幼童嗚呼爾後之人兮無墜此風

媛女瘞銘

媛女始生能誰認俄病瘨不省憶四年而夭將絶忽左右顧應荅累累長慨淚下與其母訣余多險艱垂四十矣初有二女連歲皆失之故與高氏頗自傷又傷媛之難成也瘞媛以淳熙十四年七月二十八日死明日瘞錢塘門外寶勝寺後龍泉葉某記

陳君墓誌銘

平陽陳巖字仲石自其成童智之所開師友問學而已年進志立識通性明服所知於家而宗族慕焉信所行

於里而鄉黨賓焉意愈高力愈下督責其身不使一日縱於慢游也奉持其心不使一思慮雜於邪妄也訓於經講於禮者必欲周於事達於物不計事之異同時之先後也其可見者若此嗚呼嚴也父之鉅子弟之任兄師之傳人出而從宦國之脩士也夫如木升而為材可掄如玉琢而為器可繅藉也夫不幸年三十有五淳熙十五年十二月四日卒明年三月葬於安仁其弟崇致其父及師之請曰願有銘夫悲哀其志意之不及於成

就此師友之所以為君痛也道喪久矣士不修其實職而皆以必用為貴偶不獲用為憾志意之卓祇重累焉三代之時道嘗行矣彼家淑其道人有其善孰從而盡用之然則壽夭一也用捨一也君子自得以正其命宜有人之所不及知者銘曰

卹爾婦撫爾子父母之力止矣止而弗止斯石紀之

墓誌銘

朝散大夫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周先生

先生姓周氏諱淳中字仲古及進士第乞監潭州南嶽廟教授全州以心喪去又教授廣德軍廣德之學自錢公輔洪興祖先生增制學宮教以義利先後人用知勸滿秩有咨其賢者共為薦改官知台州寧海縣富人子育於伯父後乃愬父與貲不平傳獄累歲矣先生使並處一室為言鞠養舊恩可念也因相泣不復愬知州索民久欠甚急先生爭不可又以故乞監嶽廟去朝廷將用之先生辭焉為主管淮西安撫司機宜文字帥欲奏

還狀必請先生迺具還授茶陵軍使茶陵闕遠故求之
已而遂乞主管台州崇道觀成都府玉局觀授淮東安
撫司參議官當上又乞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淳
熙十六年五月己未卒積年六十八階至朝散大夫先
生温州瑞安縣人居三港鎮之西初買廢山躬執鋤鐮
燒地種木稍鑿平為宅既久則大竹長杉回合蔽虧綺
嵐紺池煥霍房戶先生出仕之日少退休之日多常終
歲閉門花香鳥鳴暢然怡適不問外事閒從市上負販

錯雜見者驚異謂為古人先生與人盡恭能推善遜强不使人以其薄仕進為出已上故行高而人不忌著文集十卷春秋說約六卷曰昌齡者曾王父也曰贈宣教惟良者王父也曰大宗正丞贈中大夫之翰者皇考也娶林氏將作少監待問之女封宜人有四男子樱迪功郎新福州永福縣主簿橚未命枏先卒枋太學進士兩壻曰劉用晦林必大孫男三人壽烈熈孫女二人九月壬申樱等葬先生於來暮鄉龜嚴大宗正丞以節廉重

人恨其不得為諫官御史先生仍祈退遠利訖世無悔
迮再不顯銘曰
凡仕之初豈異乎民超早跨尊奴使厥神又於其間突
兀輪囷智不能周併傷乃身取物之殘盻睨嚬呻勤拾
涕洟味其劳辛吁嗟先生退以自珍冗不希榮屈不望
伸有來招之亦莫汝徇不以為高所永者仁異彼區區
計伐稱勲如編犀羽附諸堅珉我述斯銘無墮後聞
太碩人臧氏墓誌銘

贈朝散大夫丘君諱經字子常之夫人曰臧氏淳熙十四年七月二日卒年八十七時夫人之子崇以朝請大夫直龍圖閣為兩浙轉運副使上特厚賻賜之十五年三月六日遂葬夫人於江陰城東敔山始大夫葬城西四十餘年矣弗果合夫人及大夫皆江陰人也大夫質厚而遜有冒奪其田者大夫知直在己恥以訟自言因推與之紹興行經界法遽民尤憚役大夫貲不當募歎曰吾何敢鈎及鄰比以重難委人耶卒默受役費幾盡

其產其仁不忍挍如此大夫終諸子皆幼夫人悉罷廢故所治生事獨郭外田數十畒曰耕此教若曹耳雖甚貧而能儲之積少以供賓祭待問遺人不疑其力之不逮也察士之材否使其子擇而後從夜必令執書從旁曰我婦人也不能知書之義覶其玩誦反復清切不寐者深於學之驗也道里中某子某弟成壞近事曰此我所知也又逆論其遠者數為危語以動切之曰我寡而爾貧使但為中人弗能振也其後龍圖中甲科仕歷內

外矣夫人每告以上拔擢太過宜自警厲之意及龍圖治行暴當世赫然為名能臣其所平處欲周盡情偽時有縱恕必使人樂其明安其政者無不孜孜言之也天下高龍圖之名而未知夫人訓之勤也夫人既晚獲榮養封秩龍圖又請移婦吳氏所得恩及慶太上皇帝太上皇后萬壽累至太碩人所迎置皆繁會地極燕遊滋味之適然夫人常不以為幸間獨掩涕忽忽傷大夫之不及見而已雖篤老猶自縫緝衣弊不肯更有積輒散

之曰豈無財之罪耶三子長早卒曰軾亦先卒季龍圖也二女適湯季行湯大成孫曰壽儁脩職郎新嚴州司户叅軍壽嗣壽邁壽倩壽昌壽塅孫堦曰丁圻盧鵬南吕昺從事郎新温州軍事推官趙師端餘未行曽孫二男一女夫昔之履約蹈難奮其名節已而門户盛大子孫昌衍迄為世家者無不稱其母之賢也夫人始寡居尤薄而守義益篤其子賴以成名是宜書矣而大夫尚德無競殁久而善愈報可不併序見之亦以慰龍圖居

之哀思銘曰

嫈適其遇貧非其懼其義不毀有子以裕命秩厚之年壽久之其究不留銘勿朽之

葉君墓誌銘

君諱權字元立生五十九年淳熙十四年十月庚寅卒明年二月甲申葬其縣長壽鄉清名山原上君兄梓之墓余所銘也家世鄉里故弗詳焉君三世二百人四十餘室不別盤案而飦百年矣君為是諏其兄先一門之

有無為一身責非求富也及其盡力而無私用天道地利而不巧故不惟自足又得稍溢其餘借捐隣近之窮羸君之致富非有術也然後規處其祭喪婚嫁使有經用分其子弟使有常職使不傲不愚共家之業而皆達於學義則君之於既富可謂能有禮且有文矣此君之所以助成其兄而嗣守其法者也天下之家無必貧無必富富人之所願也然而仁者不必為為者不必仁自古而然未嘗合也君之事必為而成矣成則難持大則

難守惟志明者易遵而法簡者不可變也使君之志而其弟若子孫皆自克其賢以如君而君之法不待如君者皆可以行之也則葉氏之世常傳而其宗常一也豈有既哉始君之兄死請余銘其墓今君死復以請余不能知君兄弟而重銘之不辭所以勸天下之爲家者也君娶舒氏三子之章之彦之奇女歸高椿年之彦娶容深墨非乞銘之言不出余固愛之矣又聞其二子皆進於善而能不止也然則君可知已銘曰

義而聚毋撓仁而富必斂厥銘勿表納彼窖

厲君墓誌銘

東陽厲詳自余居永嘉及吴也東西數百里來學歳時不歸同席畏其專余間問詳豈有兄弟任事者耶曰無兄弟大人之誨詳曰學惟遠而聞無狹師惟久而業弗遯不淑其身不止故詳之歸不敢爾余悚然知厲君有過其家者為余言君不廣門巷不大屋宅不營子利僅足而已言簡而志嗇退已而進物桑巢蔬藥之列不亂

葢知自守者也余於是願識君淳熙十二年八月某日君年四十八無甚疾而卒詳跣哭泣震澤絶浙江以歛十四年某月某日既葬使告余曰先生將何以相之余重媿夫累詳而不及視君之訣也且又知君願識君未果而君死也與之銘曰

厲顯唐世都督御史濯頂中興故存其址君名邦俊元明繄字考及祖曾不逮於仕配惟吳氏壻也盧輔幼女許嫁樂清夏鲁君鬱所能諱為世知續功於儒一子

是貽懷德其鄉逍遥之原匪徃者辭彼來者言

翰林醫痊王君墓誌銘

王君紹興乾道間名醫法應得銘初君之子大受以銘示余寧武軍承宣使張掄之文也大受言先求於知樞密院黄公洽公謝曰張侯文高卒使銘之公簡固在爾余嘉黄公能遜又極愛張筆大受拜曰願改石以屬君余駭弗敢答而罷然自是大受見輒有請輙弗敢答而上即位之元年余叅議於荆距讀銘之歲八年荆去吳

郡四千里友朋之問累月不至大受數寄余書必言改銘事又曰吾弟素强無病一夕中寒死人生危脆難保而亡父未銘八年之期寧屢合耶余重惻然悲之嗚呼捨貴而用賤置巧而命拙大受豈有利於其間哉君諱克明字彦昭饒州樂平人生之乳以粥餌活遂得脾胃疾長益甚醫以為不可治君怒困自讀難經素問用意處藥宿病盡瘳始以其術行游江淮入蘇湖最後家烏鎮常數百千里赴人之急賢卿大夫皆自屈與游鍼灸

尤精診脈有難知者必沉思得其要然後與藥則無不驗矣未嘗多用藥病雖數證亦纔下一藥曰此病之本也本除而餘病去矣亦有不與藥者要以某日當自愈有以為非藥之過者過在某事當隨其事以治之凡此類醫自好者之所操惟君能必讎其言夫書醫以多愈疾為奇而君本豪偉通古今喜氣節大受讀書能文又以其先大家多衣冠顯人特君發憤於庸醫為之耳頗徵其事故令所記者僅數事至其治療之曲折又不能

詳為可惜也魏安行妻風痿十年不起牀君施鍼而步履復初廬守王安道中風噤不語旬日他醫莫知為君曰此非湯劑之所及也令熾炭燒地灑藥輿安道其上藥氣熏蒸須臾而蘇北使黑鹿谷過姑蘇館病傷寒垂死部使者請君治之二日愈後從徐度聘北黑鹿谷適為先排使待君親甚君莫測也至趙州馬逸傷足墜石橋下谷奏其主以已之車乘之北方繇是知君名從張子蓋救海州戰士大疫全活幾萬人子蓋上其功君曰

吾非有戰功也辭不受王炎宣撫四川辟君君意有不樂謁疾竟去炎怒劾君避事坐貶秩又從呂正已使北其接伴忽被危疾服君藥有閒厚爲謝君不肯以狀還國信所丹陽蘇著行金告君疾君始納之疾愈卒歸其金然則不專用是易衣食明矣始君以試中禮部累其官至額内翰林醫痊賜金紫贈父實爲秉義郎母張氏封太孺人淳熙五年六月卒年六十七其明年五月夫人聞人氏亦卒聞人秀州嘉興人有幹局事姑甚孝君

好俠尚義不問有無而能治生教子繕園池屋宅以為
富者聞人力也是年八月壬寅子大中大受大春大雅
大異合葬君與聞人於湖州烏程縣永新鄉義安里平
山女嫁孔聞詩幼未行孫男二女二余既次君事而未
銘也紹熙二年去荆過吳大受謂余卜改葬矣曰某州
縣某山某年日月下大受又曰吾媿不知父之學近從
人得一事焉胡柬𧄍之配病内秘腹脹痛號呼宛轉旬
餘父往視之其家飣餖親客既集父謂胡曰吾使恭人疾

愈而與於會可乎以牛硫圓碾生薑調乳香下之俄起對客如平常銘曰

古之聖智先知疾苦草木雜使陰陽參御物無非藥待我而愈其言尚存有方與數後之用者視新失斧持平不效出奇則誤夭疢王君因書自悟以身為節意成尺度遇病必除莫名其故豈此獨能彼有弗慮憤傷末流以疏掩嫮余友戴肖望嘗得醫於君每言其切脈用藥非今人之所能預也惜余不及見其人而但銘其墓爾

龍泉葉某撰

郭府君墓誌銘

紹熙二年八月十日東陽郭江改葬父于孝順鄉羅青阡來言曰吾父兄殆不知君君宜知吾父兄葬得君銘乎君姓郭氏諱良臣字德隣婺州東陽人自曾祖感祖招父知常富其里中至君兄弟皆士人猶故不得官達然貲分而能不衰故郭氏日大縣君起昔周張二程考古聖賢微義達於人心以求學術之要世以其非箋傳

舊本有信有不信百年之間更㦯衰者再三焉乾道五六年始復大振講說者被閩浙蔽江湖士爭出山谷棄家巷賃館貸食庶幾聞之君二子澄江幼有異質君憐其弱不得遠去為作好屋甘飰招里中或他郡年與澄相長少者同處聘請知其說者為之師又嘗使澄出從大師歸而與其師學澄靜而敏所論質皆能記憶所舉發皆能推見所得非一師為之師者多自以為不及也澄猶執弟子禮恭甚與澄同學者雖得科第去猶故洛

澄於是君晝夜勞苦治生盡以其餘付澄為四方師友費後數年而君年五十二以卒澄甫免君喪亦死死時年三十耳嗚呼君不獲盡壽以厚澄澄夭於年而不極其學斯命也志則不可掩矣其後一二大師皆相繼死欲學者不知所統壹世又或以為諱昔之群萃者散亡後生求所向者莫與之適此余自涉事至今日所覩也學實而已實善其身實儀其家移以事君實致其義古今共之不可改也豈私好者能慕之私惡者能諱之哉

謂其興隆有所歆艷謂其衰壞有所簡薄蓋皆過矣余
傷學術之變感君與澄之志故因江之請而叙之問江
舊學之廬在乎曰池深而木寒食於學之田曰歲别其
租以待察江之言皆飽練世故而不回撓是足以繼其
父兄矣則君之所恃以不朽者何獨銘也君娶曹氏又
娶楊氏五子長即澄也次江沔早卒漢悏女嫁朝散大
夫湖南運判張商卿承議郎淮西江東總領司幹辦公
事何庶修職郎建康府溧水縣主簿魏挺修職郎王驎

孫男八人女二人銘曰
學術之變重事也繫於君墓使後來者有考焉故君之
他善衆矣皆畧弗著

郭處士墓誌銘

君姓郭氏諱良顯字徳揚婺州東陽人曾祖慼祖招父
知常郭氏之著於東陽久矣自浙以東數大家者先郭
氏郭氏未有爵位財不逾人而得為大家何也東陽舊
俗以氣力為雄帶刀束棍褁行道上失意輒相讐殺庭

訟視勝者歌舞賀之爾郭氏美其家用儒學又知世所尊貴學之上者其有原本善士千里外禮致託以子弟不專請鄉州先生也嫁女取一時名人飾遣具從夫子所向不以族姓當對分毫揀擇為近昵恩愛也人急難求假必隨其力以應未嘗控避游士過其家意無不自滿去而得路絕不復通雖其壻與客多貴亦弗輕以事委也其敬賢知義有恥拔為高明不見卑陋自君三世至君兄弟十餘人各有門戶畧皆如此宜其雖不富未

仕而望最著於浙東有以也居尤篤厚質直學知古事
陳說世變持家大約遵用父祖繩墨又自力其細小者
親有孤女不能行為擇所歸餓者與食病者與藥死者
棺殮閭里織悉一本惠利其卒小人自以失所依倚多
痛惜之蓋君於為善離其性未遠心力所至不但馳走
於人所知者而已君紹熙元年年五十四死二年九月
十五日葬高塘周寅塢娶葉氏先卒三子湜洵溪女嫁
修職郎前太平州教授葉挺從事郎前贛州司户孫礿

文林郎湖州烏程縣丞葉知幾迪功郎新嚴州分水縣尉史彌愈孫男六人女二人將葬溪以校書郎石君應之書來請銘曰願無沒其所長因具載郭氏事云令溪之羣從又數十人矣其相先以義相競以善流風成而意好孰孝慈友悌之行内合博聞恂達之譽外昭然則郭氏之大未已也豈必合門而處同釜而食然後為善也銘曰

大能用其家之律細能踐其身之仁允也郭君弗疚於

闕

水心集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水心集卷十四 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范逢恩

主事臣吕雲棟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 琪

校對官中書臣高 中

謄錄監生臣施 華

水心集卷十四

宋 葉適 撰

墓誌銘

安人張氏墓誌銘

余在太學與國子博士俞君列為僚博士資厚而文發和而剛余慕而交之久矣他日博士以書抵余視其緘題有異於常讀之云云則以母張夫人之狀來曰願有

銘嗚呼吾知博士之賢而不知夫人教之至是夫博士不自言幾沒夫人之美是吾過已既發弔使且哭則與為銘夫人臨安人曾祖景初祖鉞父浹與博士之父承事郎寛居同縣為姻家博士大父以儒術起律家齊整鄉里敬重夫人張氏愛女也父母卜所宜歸以女承事夫人識過於材習見舅氏專以學行成名承事業已知家事兩叔尚毀齒未畢夫人則旦旦洗面束髮衿紳之趣使尚學博士生而能言夫人自教誦蒙求孝經晝出

從先生夜歸就膏火親課其勤惰率雞鳴乃得睡既長立
猶然博士後試禮部為天下第一有爵於朝封夫人至
安人俞氏之門光顯矣以狀考之夫人能順舅之嚴敬
姑之親以義豐家合其孝慈所謂婦人之常德也獨於
貴學若嗜欲終篤而子為時聞人則識過於材所謂非
婦人之常者玆其驗歟博士嘗官不得意且外補懼為
夫人憂夫人時已病手足不良耳目聰明謂博士曰吾
所以望汝何必令日博士因請以崇道觀祿歸養嗟乎

夫人之教博士豈科第而已葢又有名節之訓焉夫人紹熙二年九月十五卒年七十五生三子璨將仕郎先卒次博士承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次珙女適將仕郎王庭實高健進士戴思恭王伯容十二月二十二日葬下洪山從其舅焉銘曰

孰不有子荷其榮禄夫人之荷夫人之告詔彼來者自作自成息實望虛其尚斯銘

高夫人墓誌銘

夫人翁氏葬某將為銘已復自疑曰古之婦人德善以位登功烈因事顯書傳所載固瓌異俊哲非凡女子也屏梱内常事細行宜不足録今之銘婦女大抵依放之云爾外或至親褒叙而已詞無抑揚則於銘尤難是夫人之美無以傳信於後矣自余為高氏壻頗得聞外舍事始在京師名南宅者宣仁后家也王侯貴盛冠天下逃亂轉客留居永嘉外舅幼鞠其祖袍笏外無分焉夫人已歸則廢宇穨然外舅尉郢上夫人遠不能至獨與

兩女閉門課紡績自給縣外舅言宣仁后則曰曾老姑而自渡江未有特録髙氏者其仕與寒士等惟門户調度異甚以貧故幾不立夫人智能通南北之俗自文繡工巧下至炊爨煩辱皆身親之豫筭有無乃具衣食外人所有不立毫分冀幸意饋與自已出惟恐人不我惬也每族里閭計較家事極為退懦卑約示若無有人或頗忽易逮其一旦設張豐大出人望外數等人皆驚不意以為何術能然直以為勉强然爾至其久無不然以

此終其身益夫人知自力不望人挽合為規曲折為矩變化為度量世俗所謂生事家計皆絶不營要以僅足而止所以相夫子之貧而不廢禮成夫子之廉而不失義而已矣用是后家舊事能歲時舉行不廢自魯王及宣仁后親昆弟下咸寧郡王祕閣修撰榮緒華宗中更墜落以一綫引千鈞喬木之萌生復見徑尺夫人之助也始高氏既歸余余號尤貧高氏之能匀厚培薄均足內外使余尚自立於閭巷者皆用夫人教余年益晚髮

秃齒闕沿漢浮江栖栖羇旅惟不足於養是謀獨夫人察而憐之非特以壻故愛也令夫人不幸不老於壽以死豈惟髙氏之不弔益余命之窮也已夫人前數年逆知將終首飾履緣無不豫備去歲余來蘄陽夫人送髙氏至江濵有訣别語益知其不再見也悲夫夫人温州永嘉人歸外舅令為朝請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夫人封安人子不愚不息兩女其幼嫁修職郎建昌軍教授包履常夫人紹熈三年三月某日卒年五十八十一月某

日葬永嘉護國寺山嗚呼余銘夫人不敢依倣古事不用褒敘常禮其實如此也未知可傳信於後否銘曰

崛微以興賴齊倫累貴而衰甚難嬪夫人摯剛又淑均量己所能自苦辛內為儉卑外舒陳扶危出泰全舊門人或不足己餘分教成厥女掀我貿卓哉詩書彰懿勲敘銘其實刋幽碤

徐德操墓誌銘

公姓徐氏諱定字德操泉州晉江人曾祖宂祖逢父澤

贈朝議大夫朝議少孤母劉夫人挈之從呂氏因以所從為姓五十年公不知其徐氏子也朝議且死以告曰即有立母忘吾宗公憤泣終喪與二弟來行在約不取科名勿止及公仕為宣教郎而二弟皆擢進士第矣始以其本末自言復姓徐氏公解褐授秀州崇德縣尉母長不行歷處州吉州教授知邵武軍邵武縣幹辦福建路轉運司公事通判太平州知潮州還奏事謁病主管武夷山冲祐觀紹熙二年九月丙戌卒年七十四官朝

散大夫在邵武危與守爭辨數軋其不義幾得罪在太
平之歲實淳熙八年火星犯南斗公以歷占之曰此歲
饑而民流當自南而趨北也郡扼江淮之衝可不備乎
始未信流民果大至當塗采石之間疊餓駢疫暴露洶
洶守不知所為盡以委公公設次卧起造屋數百行食
散藥須舟不時濟者皆歸焉畢渡不失一人宣州妖民
胡木匠居麻姑山誘聚數千人守適罷去兩通判爭攝
事不協事莫理盜乘閒將犯城縛巡檢一人貫其耳以

徇人情恐懼轉運使命公攝宣州公單車馳入境令曰汝等粥糜苦不飽謾相從爾非為亂也能自首者無罪與之粟衆咸從令胡木匠以半夜望西北有青雲起謂其徒曰吉人之祥哉城不可冀也已而卒敗胡木匠亦幻以逃不獲潮之土豪吳亮者當沈師寇汀洲官軍合閩廣之人不能捕亮實誘以出有司抑其賞不奏公為之歎息看待過意月與飡錢甚多會汀贑山寇復動稍稍及潮公議討之賊聞之曰是官能用吳亮者奈何

因相與散去公安重儉節不以詞色娛人不以意氣憑物學博而要文約而費居閒教授學者至數百依經訓而言無心通臆暢之說仕宦平進不求出常調據法義以治無刑名貨利之功有所慘怛若已好樂不可銷釋有所執論發於堅毅不可悦奪也公既有以自守不媚於世世世亦無能用公者雖然世之操縱方圓雕琢技能梳櫛繳繞以赴繩墨磨錯椎鈍以就鋒鋭死往生來不能絶也使其有益於道之治亂而賊性勞力以為之猶

曰可耳均之無益而彼富貴之幾何終磨滅以盡則與其毁闕而進不如成全而退動而得於人之多不如靜而失於巳之少也公其知之矣宜人鮑氏永嘉人也故公宅永嘉四子瑒迪功郎汀州司戸琙早卒璣當受公致仕恩瑄賀今皇帝即位補將仕郎進士陳度迪功郎徽州黟縣尉張炳進士萬與權三女子之壻也紹熈四年正月壬申葬公孝義鄉何奥村諸子使瑄來請銘余聞公在家時惟以朔望日謁郡守他官府曠歲不到殊

不識其處叅坐語未嘗及公事也今瑒等所論叙信篤

固終始不懈其德矣可無銘銘曰

不耗其内以盈其外不虧其性以益其命尚不厚其生

豈其死而榮烏乎徐公此其稱

忠翊郎致仕蔡君墓誌銘

故封忠翊郎蔡君諱待時字元晦魁磊喜大節雖不得

仕而家世豪族高曽在堂闔門骨肉百餘君尚未壯所

以事上接下已能無一不意滿叔以居屋狹房户多議

欲分異君泣請曰某幼孤所頼惟叔爾頋終以事父者事叔叔曰隘不可容也君慼涕累月不忍田貸吏推遜迨不立劵要治家剛明先賦輸平買賣多與少奪旬為族人具酒食畢會君手潔樽昜酎摘舉其行事以勸曰某善於某也繇是人有所為畏君聞之環白山數里暴力銷耎負販有實直惜乎君之所施者小也余與君之子鎬善每器鎬之為鎬極謝不敢當閒為余言其詳曰非我之能吾父實教之鎬初為武學諭適有執政與父

舊故鄉人以賀父父笑不應戒鎬曰汝謹自守無以利滅命也鎬果逐去則曰我固知當如是也比復名而劾鎬者方陪國柄鎬將避不赴父怒曰天子呼汝不以大臣為嫌汝不誓死報上恩而暇自嫌耶鎬之接伴金使也父問曰汝行於國大事何所得鎬曰築瓦梁堰全修楚州城皆不便而又私計非使指疑未奏父曰傳不云皇皇者華臣獲五善乎何得言非使指也急奏之鎬迫面對五夜漏將上屬藁不能脫請俟送伴回父曰使命

事關國信有不如意國北門可復入耶自秉燭趣鎬寫劄子已乃睡後鎬以上奬諭告父歎曰臣子之與君父其義一也所知不隱我餘年豈待汝禄活期汝者名節爾鎬又曰子一日嘗過我父自屏窺之曰此可與友也汝善親之吾去汝歸耳且父憐我既仕不應治生業特以歲入之餘使弟鍾為我權之頗益買田以私我故我之所以能安於僻愚不慕勢利者我父既不以養已者責我而又寛我兒女猥衆之憂故也嗚呼鎬誠篤厚者

然不曰每事當推美於父余亦信鎬之言不欺益其父子皆一時奇士矣君年六十四以淳熙十六年九月二十一日卒十二月十一日葬馴雉鄉輿山與弟待用愛友遺命同穴異壙云娶於氏封宜人子鎬忠翊郎武學博士次鍾次榮武學上舍生早卒六女得嫁者四壻鄭溥戴龜朋朱其張籌也始鎬為君求余誌其墓余許之未及而鎬卒余念鎬父子併死大則為國失士也小則其鄉無任也豈獨一家之禍哉既銘博士又以銘君其

詞曰

觀其宗族之際觀其鄉黨之際觀其父子之際

忠翊郎武學博士蔡君墓誌銘

君姓蔡氏諱鎬字正之初入武學以信義稱兩學生不幸死輒請君屬其後事試屢入優等惡逼同試者以疾避不試司業髙之上其行及賜第上識其名曰此戴幾先所薦耶顧宰相别與好官君無所求以格授監城尉詔特用君為武學諭未幾自乞從軍上難之曰三衙豈

可以階級待學官不俞君以法裁諸生諸生多不悅言事者用為君罪刻去樞密院名君稟議欲使賀金正旦君聞之故逾期行差馬軍行司計議官金賀正旦來遂以君館伴當宴紫宸殿上患腹暴下將就驛賜之金使辭請俟上有間故事館伴非上旨不過金使位上令君過位諭金使金使固辭詔改宴為茶酒而已中官甘昪與掌儀諆併免茶酒復使君過位君以非上旨趣至再三不行昪怒譖於上君請待罪上意解卒賜茶酒而罷

復為武學諭遷博士充接送伴使時議築瓦梁堰浸地
三州方四百里曰可為邊險調役煩拏君歸奏其不便
曰是棄淮西山外四州與盱眙也滁河兩旁桑稲滿野
家計成子孫長矣又可魚乎且水没楚州城坍損坼裂
甕肚低坐既皆有定處隨宜修補州郡常事爾今欲盡
剗舊土重築新城費宜數百萬緡縱陛下不惜錢使軍
士剗平復疊捨一易造兩難懼有他變上悟為量修城
罷築堰君念去親久求歸甚力執政惜之留為賀金國

正旦使丁父憂服喪垂畢即名命未至以疾卒年四十九君性安於善質局方整剛塞重厚畏利欲如痛切義理所集趨前就之自事君父從友執待妻子馭下使人臨財當事余黙考之無一不合使之治民必為仁牧使之治軍必為良將君業墮武舉用之有限若使為士大夫亦莫量其所至也壽皇聖帝進天下以知兵故尤重武親教騎射程其力用武士有一長必演而出之有司探上意故君為學生而已薦君當是時不狃狎便順張

皇呼吸干沒速化而能以實利害誠行已應其上如君者一二耳會約和堅定無他警急所謂疆圉大事不過專對宴賄之閒故君之可傳載者止於如此夫以可致之材遭不好之時與時之好雖勤而已之材不及是不足云已若材與時好合矣其不須暇而奪之者獨年也雖然在君之正其行如何爾年又足云乎哉始君十四世祖午傳爲晉蔡謨之後自婺州來居黄巖白山遂爲台州人曾祖產祖元之父待時皆不仕待時以君故封

忠翊郎君病革自書凡數千言其詞多咎已過教子弟以忠信孝悌而已且曰無求仕宦葢不以年不足用不盡為其身惜也夫人鄭氏子曰淑曰滂曰澤曰湛曰濟女四人未嫁淑走愬余於濡須相見北關門外久雪始融泥潦尺餘拜且哭曰先人臨絶以再世墓銘託夫子今卜以某年月日葬某所非得子文不掩也余義知君於其弔也遽不及誄因為長言系諸銘銘曰

人謂君學孫吳以發身兮乃能好詩禮而恂恂曰是可

載以爵祿兮不耀武而懷文不盡年可戚嗟兮儻耋耄渠不為之歡欣夫使人願其通而悲其短兮豈不足以為賢孰知君之賢兮在明大義於君親約規矩繩墨以自嚴兮不決驟而横陳挺球玉之純美兮就巧琢而齊均驥之德實良兮非行王路而後服馴木受地之正命兮枝葉華實皆成熟而蔚彬聽天令以生死兮辨異端而脫幽淪相靈芝與醴泉兮固突出而無因其偶然而瑞世兮亦或終閟而不伸嗟君之自知兮不如我之知

為深伐石矢銘兮詞不嗚嗚而愔愔何必貽後之人兮

君乎我歆

陳彥舉墓誌銘

彥舉名季雅永嘉人姓陳氏質靈氣邁遀閑而思遇見

能述自髙其材不樂師授時諸儒方為制度新學抄記

周官左氏漢唐官民兵財所以沿革不同者籌算手畫

旁採衆史轉相考摩其說膏液潤美以為何但捷取科

目實能附之世用古人之治可復致也至其他察性命

以潔矩奮豪傑以特興亦多微妙奇偉非顓秀士親承其旨趣固莫能通君閒獨詣學堂瞷視長揖與其先生弟子交論無所降人亦未之然也異日州將薦君高等讀其書適熟如素講往往加以新意出人上始大歎駭遂中進士第又中教官為隆興府教授未久再遭憂差潭州教授未得上君益閉門晝抽古今文字且誦且索寢食失期度務為周覽遍學鈎得其要累衆所能連類敷繹併集已長然人視君貌益冲然接對言語退就平

實幾可親近然後皆喜曰彥羣能下人矣君得足腫疾煩痛自出請醫醫云寒濕所為也用附子七物湯飲加憒悶呼曰吾何以不得食冷菓子耶家人信醫言禁不與無幾何死年四十五夫天之賦予於君也瑰絶而不倫君之貴尊其身也刻苦以求成浪波急疾高或滅嶠遠浮數國而渟於深淵必將有以用之也而竟若此何耶曽祖士真祖壽父裕夫人劉氏劉之翁名仲光字茂實長者名士異待君不用子壻禮君無所成而歿歿且

無子以兄之子謙僧為後茂實夫婦哭極哀後二年紹熙四年七月壬午葬君於吹臺鄉白泉山師姑井而謂余曰子非其同年進士乎銘非子曷宜銘曰

有巨木兮自寸草起行柯布葉翳空未已不畏斧斤規就棟梁俛首梓人伊木之殃須其全材剥落盡悴老幹獨存遠者千歲物生匪易其成孔艱天乎彦羣往即兹山

姜安禮墓誌銘

姜君諱處恭字安禮淄州長山人六世祖昭範名能治春秋昭範之弟遵仕至樞密副使君曽祖朝奉大夫筠避亂於台州臨海祖仲思朝散郎簽書南康軍判官攝軍事討李成墜馬卒父詵從政郎至君來秀州嘉興始居之自大夫入南相繼官不進君九歲而孤家尤貧大母父母皆散死他州不能葬而朝散旅於都昌佛寺四十餘年矣君營衣食治墳墓收拾諸櫬見星出入其走都昌樞故廡殯後為僧堂也老僧以告君掘地數丈得

之題誌尚新歸從左蠡小孤遇暴風繂斷櫓折舟幾覆
然後得聚葬于武康上伯巖山君曰吾可以死乎既而
頗買田治屋不至富厚亦稍賙族窮援人於乏如有餘
者君雖不以科舉自達至於懲渡江凋落之後奮寒士
單薄之習積無至有以立家室教二子燀郜進士女適
濟南呂濛有孫男女五人婚對及時門户新成課其力
致之難過於場屋偶然成事者遠矣余往來秀州十年
間聞君名又識燀於太學欲見君不果燀將對集英策

余疑之曰子色閭青黑何祥也君素有足疾加劇卒年五十九葬朝散從政墓西百步夫人龔氏贈諫議大夫夬家也已葬煇録君詩百餘首示余求銘余讀之曰君詩清壯抑揚而不刻削以反令人之律樂稱人善而志意獨到蓋得古人之意可銘已銘曰

紹熙四年二月十八君死是年四月二十八日君葬嗚呼其詩則傳尚不亡哉

楊夫人墓表

楊氏婺州武義人嫁東平鞏法鞏君死夫人年二十六子長曰豐三歲幼嶸也始生鞏氏畏兵南徙以貧教授不自業人謂夫人當奈何夫人曰吾義寡鞏氏矣復何顧二子稍長盡賣房中物買小宅為娶婦立家室時婺有大儒吕公夫人告二子曰爾學不成無庸歸也二子或經年不得見夫人既而先後登進士第皆為時所知豐尤有文名夫人卒年六十八豐為從事郎幹辦江東提刑司公事嶸為奉義郎知徽州歙縣事孫男四人女

七人紹熙五年十一月九日葬長壽鄉大慈寺東塢與其夫之域相望云余每記義烏何慭恭言䓁氏之子豐弱冠𠑊論周秦以前事語言如氷玉不可塵垢也然欲其少自屈嘗勸之曰子三歲而孤太夫人不行以俟子子亦從科舉乎於時余尚未識豐而知有夫人矣去年冬豐𦚢衰經旅于江下民舍甚久余間往唁之問所以來豐泣曰吾謀葬吾母冢上之表子為則宜余曰無學術之傳無文字之教而分義自明者婦人之大德也故

能左右教子而家道成世或爛焉華藻欲如關雎鵲巢則先之矣夫人未三十喪其夫不嫁終身訓二子使有立犖氏再振於東南縣夫人啓之也里巷之女子能為夫人所為則微可使興辱可使榮而死生之道不媿矣紹熙五年閏十月日朝請郎守國子司業兼實録院檢討官龍泉葉某述

張令人墓誌銘

夫人諱幼昭字景惠姓張氏温州永嘉人歸陳氏為中

書舍人傅良之妻夫人父兄皆儒先生自幼陶染詩禮閒事絶異於他女其夫有學行文詞經世之業遠近宗從登門請義通日夜歷寒暑室内常無坐處夫人獨挾一婢治爨貧甚糴米市薪行飯分茗皆令得潔饌有無未嘗使夫聞之新有田五畝夫之伯氏鰥也將繼室而不得具禮夫人曰鬻此田耳後夫官頗遂不至乏稍經營兄姊及他親友或一日直取數十百萬錢夫人喜曰士方窮時欲有施與云云為大言耳今而得酬豈非幸

耶過洞庭管押者忽告曰其所行李有盜家人皇駭夫人笑曰即如是所失不過財物若貿即不失矣夫仕上皇力諫不聽乞致其仕下殿即行新天子嗣統急名使至俄復罷往來業業數月夫人率男女懽笑相隨曰以為髙則余不安以為罪當逐則宜爾不信方術不崇釋老不畏巫鬼凡其夫所欲向意行不曲折做古不循俗夫人一切順承曰不如是是吾不能從其夫然而每曰以子之疎且易欲以其求知於天者使人亦知之乎宜

謗之衆也與夫閫士久士之品儔髙下皆能言之夫所與游夫人則亦與其偶相視過如娣姒憂樂皆同焉婦人之可賢有以文慧有以縶能淑均不妬宜其家室而已至於儒者之意散濶而不續髙遠而難攀自篤信力學之士隨其分量所得毫釐有閒茍不盡知趨舍異塗輒相疵病乃能習見於房瑣安行於梱閾塤篪應和如出一人窮達毀譽有以皆樂則夫人之賢加於世之賢也夫人愛其弟特甚弟死久諱不告過時而後哭之慟

絶遂得疾慶元元年八月二十二日旦午曰伯伯何在
吾今死不可不與別薄暮伯氏至夫人曰新婦歸矣夫
撫之曰得無記疇昔所得於論語孟子乎頷之再三而
瞑年五十封令人子師轍迪功郎福州羅源縣主簿師
朴承務郎女阿鬒適潘子順阿晦適將仕郎薛師雍阿
季阿福許嫁太學上舍生林子燕將仕郎徐冲二未嫁
卒慶元某年月日葬于某夫以書來曰吾夢景惠盛服
出布帷問焉往曰往見子謝意屬子銘也又曰常日有

不樂未嘗破聲色其女問何以能忍曰我豈無氣性者耶但寫上墓誌不得故不為爾然則夫人之期於後遠矣余何足以銘銘曰

同其夫之志意兮眇追古而逐今有迂而不達兮有徽而莫尋人所不知兮夫人知心嗚呼所謂好合兮所謂瑟琴老至不偕夫也弗任山則壽矣勒此崖陰

叅議朝奉大夫宋公墓誌銘

公諱傳字巖老姓宋氏其先自閩徙温平陽五世祖為

郡都曹葬瑞鹿寺山居永嘉曾祖應昌祖仲彛父構允贈朝散大夫公中紹興二十四年進士第為台州黄巖縣主簿郴州州學教授知福州閩縣江西轉運司幹辦公事通判袁州授沿海制置司叅議官乞致仕紹熙五年七月丙子卒年七十官至朝奉大夫娶潘氏贈宜人再娶徐氏封宜人子三人栁其官櫞先卒權當以公致仕恩補官女嫁進士周嵩先卒孫男女各二人慶元二年十二月庚午葬州西山法果寺山栁録公始末如此題

曰歷官次序來求銘而其行事闕焉余與公善欲辭不可然不得其所為銘者以余所聞公精識内究人賢否事是非計慮利害潛貫迎解刻皮澄滓絶去麤重内自歆悅未嘗形言間微見一二言爾人與之處及衆論事其知公者視其色上下已有所可否置不復敢論其不知者或鋒起爭論忘失前後公固笑而不問也自鄭景望兄弟薛士隆陳君舉持議精立號有芒鍔公居其間徐折衷之諸公皆曰向某事某議於巖老意未然不可

輕也居官所至或事上官或從其僚其人往往有奮張鬚頾驕憑託氣勢生事立威以自賢者公無不遜聽使自為之其人後徐寤媿公而已上官稱其某事能某文善公汎答以他語或曰此倩人為之耳官庭終日寂然事日理民至於無訟而公不以為治人亦不知公之為治也故世人之與公遇者多異公所為而已然莫能鈞致公以軒輊之者遂以此終其身人之不同正邪賢不肖耳若甘榮願達崇爵厚勢則其大情極志未有不同者

顧有得否耳其或躁或競或矜或衒先己後人始以此得終以失之故靜節動鈍濟鋭密補疎若愚似鄙以為如是則其於甘榮顧達崇爵厚勢可以保而勿失也顓孫氏求聞達之要學干禄之術孔子告以先遠世患老子列禦寇教人以後其身者固所以先其身外其名者固所以存其名也今巖老極明極鋭極智慮極閑識其居於世也則似鈍似鄙似後似不及然而不甘榮不顧達不為崇爵厚勢終於後其身遺其名人不得而知其

子弟亦莫知也是何道出耶豈其非楊非墨非莊非老不枝葉於道之末流而近其本者或在是耶昔孔氏定古今人品目至漢有月旦耆舊之論余既疑而未能決聊復序公之大略刻於墓上使後之君子得以詳焉銘曰

稱事以責禄禄雖獲役也遠害而志利利雖全桎也已薀其高彼卑者自夸出也公所存乎吁莫測也

呂君墓誌銘

呂君諱師愈字少韓婺州永康人姿善治生不為奇術速贏轉化徒以儉節勤力能使田桑不失利而已又方急時便已力教子凡可以益其子之學無所吝也故驟起家富於一縣而其子孫既皆深於儒寒苦自課如未嘗富者可謂知本務矣世論常實諱貧而文詆富所是非往往失事理之平余以為果實諱當取質焉若以文被詆亦不得辭何也呂君用一扇十年尚補緝之道遇墜炭數寸亦袖攜以歸入其里牆無閑地陂無壞堤肆

無博徒人無侈服然則實諱貧者安得不視君所為乎文之所以詆富非惡富也惡其與害富者俱也君致富雖纖微然遇旱饑輒再出稻子數千斛助州縣賑貸其知取舍蓋如此豈有所謂害富者哉能去之盡使富久而不厭此君子孫之責也君生六十五年紹熙五年正月十五日卒慶元二年二月二十七日葬趙侯祠西南山兩娶夏氏皆先君卒後夏氏與君同治生尤苦君自以且老失助哀之甚每憑其棺哭曰社某日醞臘某日

釀吾婦所為乎吾不忍聞也君竟亦死子三人約浩源
五孫季魯季殊季旹季懷季恂昔余過陳同甫同甫以
所述夏氏銘示余因使余題其墓余笑曰吾字書不能
分偏傍將安取此同甫滋欲必得余强許之同甫使其
僕隨余至漁浦取書而去及吕君葬同甫之子演屢為
請銘曰先人之願也嗟乎余文雖陋使同甫在余得勿
從耶而浩與源以辭接於余悲壯回轉皆可銓叙浩嘗
有官轉運司貢其名自乞勿受以解父兄之獄其志又

有足觀者遂銘曰

入道多方舉要而言治生能富教子能賢吕君有是可以文傳

丁少詹墓誌銘

嗚呼學之難也質與性不合年與人不並幼而教之時至而不得成其材十且八九也况不幸失教者乎不幸失教過其時乃能感勵奮發遡馳年循定性自成其材以收獨至之功若是者世之異材異質也蓋跨都綿國

得一二焉雖然其若是豈徒然也天必厚之使有發於事焉使有施於時焉位叙顯寵使不與常人者同焉所以信夫學之難而成之於已廢者為尤可貴也遡年而卒於逝成材而無所發始與常人異終與常人同若丁君希亮余所謂可哀者也希亮字少詹台州黄巖人曽祖皓祖旼父軻少詹生二十九年余遇之於錢塘聞人言自以為高下能有辨也見人行事自以為是非能有擇也拊躬誓志自以為不至於所至不止也後二年余

教諸生於樂清少詹始來人謂少詹年已尊老讀書有數而論議自許誇大相與背笑之少詹知而不愠也又明年變名字從陳同甫於龍窟同甫驚曰是人目犖犖神諤諤非妥帖為學徒者且吾鄉里不素識得非巖穴挺出之士耶既而少詹盡師碩儒盡友良士盡聞名言盡求别義常服補褐而食疏薄夜誦逮晨手抄滿屋縱筆所就詞雄意確論事深眇皆有方幅人於是奇少詹學倐博文倐工淹識練智麤細並入彼幼而教之更數

十年術業尚新者果非人力可及矣率以歲日二三留治其家餘輒𫋕山航海一夕竟去僧坊民舍隨所棲止雖在千里外家事伸縮不失尺寸紹興三年七月十一日卒年四十七十月十一日葬𡾰嶺之原娶於氏先卒四子籚林籍一未名三女長嫁宗室崇譓二尚幼銘曰余觀書傳士當晚成之後必垂功名少詹乃獨無有故為此銘冀以慰吾亡友云爾悲夫慶元二年五月日

姚君俞墓誌銘

余二十許客烏傷無所並游春時獨出滿心寺蔽著松楪間行吟繡川湖岸望山際桃杏花踏緑蕪至郭西門耕者方饁從而坐焉童子謂余此徑入煙起處有姚秀才居之君俞曳破鞋出逆相視恍然如舊已熟識者余為之題詩石磴上往還彌年乃去時君俞應科場學習詞賦銳甚然其風指孤騫自潔不同物若山人處士年饑不粒食蒸菘菜茄子啖之無鹽醯邑人始但憂其貧不堪既而以其久不屈稍聽向至且老克有加行迄無

妥求遂皆信重曰是可為鄉之丈人矣將死戒其弟棺
前止須布帷一幅置瓦爐於案曰知我者自當來哭不
知雖哭吾不對也又書告余曰我能守義不辱子子能
卒為我銘則幸余曰諾君俞名獻可婺州義烏人曾祖
忠祖昭父輝年五十七娶傅氏子遠逵連二女長嫁王
其次許嫁黄其卒之六十二日慶元二年十月辛酉葬
於西山銘曰
貲富而為廉賢之所以選也倚吏而效威財之所以展

也是故非勢與利則貴名美實將無以自顯也若夫以身為義則雖無銖兩而可不羨也以全為歸則雖極卑賤而可不亂也聖賢之所自盡不與世同貫也嗚呼子之聞此其無恨也慶元二年九月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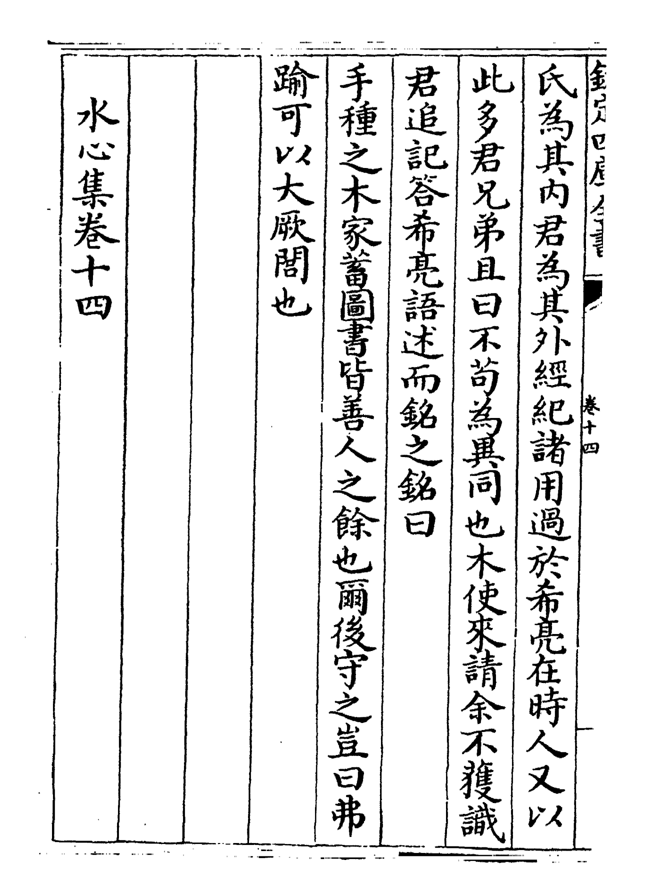
丁君墓誌銘

君姓丁氏名世雄字少雲台州黄巖人曽祖皓祖旼承節郎監北恩州王于稅父軾進武挍尉君少挾周禮應舉主司材之欲送高處坐不如式罷俄而挍尉死無兼

子弟君且誦書且譽家慨然曰豈天之與我有限哉我非以家自没者也即其居縈山帶水菊蕙成行起高堂温室朱緑照映而窮村陋墅焕然為王侯貴人幽奇閑麗之境君又曰崇飾游觀非實務雖然寄情物表願思美人不如是亦不能抗身埃壒之外也四方之士聞而往焉君親敬其賢有名厚資業其窮乏鄉人有官私急難常借助之税役或為代輸疾病請藥塤户有以偽死乞斂具亦不較凋年先下穀直刻銘秤旁曰買物之權

惟利銖兩者亂之耳凡義舉衆力推其首必曰丁君世所謂好人行好事無不曰孳孳也無絲髮公事足不出門藏屋以書教子以師雅樂不淫賦詠有楷昔君之同堂弟希亮從余學每為余言君曰吾兄甚善雖然所少者専一苦學耳子何道誘之損其為彼進其為此於是時希亮年已長自悔少學不力竭晝夜讀書為文不啻如嚴父師在旁程督之故言君如此余曰夫善有端勤勞其身常若不足而為善者善也子今日是也安樂其

身常若有餘而為善者亦善也子之兄是也歸於善而已不可易訾也君年四十九紹熈五年六月十八日卒慶元元年十一月初三日葬繁昌鄉温嶺西山王子之墓十步初娶楊氏早卒今娶戴氏二男子木復三女子皆嫁士人曰鄭楷徐良臣萬鍾云始希亮既以其學少君君不為變門内之集希亮輒謝不預二家賔客亦難往來或疑君弟兄有間及希亮驟得疾垂絶無妻子幼乃整衣危坐請君託以後事君泣曰弟無匆匆他日戴



氏為其内君為其外經紀諸用過於希亮在時人又以此多君兄弟且曰不苟為異同也木使來請余不獲識君追記答希亮語述而銘之銘曰

手種之木家蓄圖書皆善人之餘也爾後守之豈曰弗踰可以大厥閭也

水心集卷十四